

GILLETTE & L'ORÉAL,

WOMEN USA

VOL. V

North Carolina • North Dakota • Ohio • Oklahoma
Oregon • Pennsylvania • Rhode Island • South Carolina



FERDINANDO FREGA ♦

GILLETTE & L' ORÉAL, WOMEN USA — VOL. V

L'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 16

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俄亥俄州、俄克拉何马州、俄勒冈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南卡罗来纳州。穿越美国的第五程：从一岸到另一岸，再折返。

第零章——共同的开篇

这一开篇章节为《美国女性》全部六卷所共有。此处完整收录，并折叠起来，以便按顺序阅读本系列而不必重复。

第零章

在这里，世界不是一片领土：它是一道极限。北极不欢迎人，不原谅人，不给错误留任何余地。白色作为一种绝对的存在统治着一切，寂静，没有记忆。温度不是气象数据：它是一头猎食者。黑夜一连持续几个月，碾碎思想，扭曲人的轮廓，吞没人的意志。

这里的群落很少，很小，很封闭。因纽特人、尤皮克人、北极诸民族生活在没有人会选择停留的地方。在这里，每一个人对群体的生存都必不可少。如果你没有用，你就成了负担。而成为负担的人，会消失在寂静里，消失在雪里，消失在一个毫不让步的环境的逻辑里。

科考站又添了另一种寒冷：等级的寒冷。在这里，女人是罕见的存在，是一个必须适应、否则就会倒下的异数。

在这个地方，“失踪”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

因纽特与尤皮克女人

北极的女孩不是被宠大的：她是被锻造出来的。她很早就学会抵御寒冷、黑暗和饥饿。她必须对氏族有用，因为在这里，身份不是个人的。它是功能性的。女人扛起家庭和群落的重担：食物、火、孩子、兽皮、照料。没有人谈权利。没有人谈脆弱。抑郁存在，但它没有名字。暴力存在，但它没有证人。

科考站的女人

受过教育，能干，习惯纪律。她以研究员、技术员、医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她很快发现，北极不认学历。在这里，只有心理上的坚韧才算数。男性的等级制度压在她头上，任何一丝软弱的迹象都会被当成软弱。这是一个光有力量还不够的环境：需要的是极端的自制。

西方的“外来”女人

她在自由中长大，来的时候相信自己能征服寒冷。但这个地方会把她击碎：孤独，狭小的空间，没有尽头的沉默。科考站不是群落，它们是机器。而一个女人，身处一台由男人设计的机器之中，必须奋力挣扎，才不至于消失。

去往世界尽头的旅程

我的邻居Antonio，大家叫他Nino，多年来一直在说北角，说午夜的太阳，说那几个月没有黑暗的日子。那是他揣在口袋里的一个梦，像一件不可能的事。五月的一个早上，我按响他家的门铃，只说了一句：“收拾行李。我一小时后回来。我们30天后回家。”他看着我，又惊讶又高兴。他妻子很担心，问我们打算做什么。“去追一个梦，”我回答。

我们上了车。我们的妻子看着我们，像看两个疯子。但这趟旅行是真的。Nino已经满肚子问题。“我们去哪儿？我该带多少钱？”

“放松，”我对他说。“54个小时就到。才5,000公里。我们坐的是新的Range Rover。享受这一路吧。”

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他比我大十二岁，有他自己的节奏。我带着水和饮料；他要喝咖啡，还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走得越远，他就越多地讲起自己的人生。要不是那条没有尽头的路，这些事我永远不会知道。

两个男人单独坐在车里，总是在聊女人。他这辈子只认识过他妻子一个。我笑了。我安慰他：“我们都一样。”

他问我连开60个小时的车，是怎么保持清醒的。我跟他讲起俄罗斯，22岁那年，我开了51个小时的车，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

“距离不是极限，”我对他说，“它们是借口。我从来没有过借口。”

抵达白色之中

我们进入了挪威。路边一家旅舍。我们会把车留在那里，坐雪橇继续往前走。

向导裹得严严实实，看不透。她摘下护目镜时，我才发现那是个女人。一个挪威女人，沉默，直接，冰冷。Nino坐在雪橇中间，她在前面，我这个190厘米的个子在后面压阵。

天还亮着。我的表显示着时间，却没告诉我那是夜里还是早上。那是午夜的太阳。我们到了北角。

Nino哭了。他抱住我。我笑着对他说：“小心点……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我们笑了，但我们正站在世界的尽头。

接着来了严寒：零下52摄氏度。

进入真正的北极

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金属集装箱里换衣服。极其沉重的加厚连体服，用复杂的拉链封着。

向导的钱是我付的。Nino被留在一个冰屋里，和几个男人一起；我被留在另一个冰屋里，和一家人一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三个三十到五十岁的女人。

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简单。粗砺。

男人待在一边。女人们维持着节奏。厕所是离冰屋五米远的一个小坡：大便还没落地就冻住了。我的第一泡尿变成了一颗黄色的北极星。那是北方在向我问好。

那个中年女人Magi会说一点英语。其余的都靠手势、眼睛、双手。寒冷的语言。

我不知道那身连体服怎么用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就碰了碰我的裆部，给我看一条藏起来的拉链。没有恶意，没有尴尬：只有功能。生存。

冰屋里的三天

她们端来食物。熏鱼，生鱼，鳕鱼肝，鲸鱼肚。还有鲨鱼丸子。没有选择。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大自然给的东西。

然后我喝了一种红色的液体。我以为是葡萄酒。那是过滤、煮沸、加了糖的鲸鱼血。我喝了下去。它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一种原始的能量。我以为是可卡因。不是。那是北方进入了身体。

女人们看着我。老人出去打猎了。我休息，喝血。三天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没有Nino。只有我和她们。

没有黑夜。只有光、火、冰和呼吸。

三个女人躺下睡觉。我找地方。最年轻的那个抬起胳膊，示意我靠过去。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我不明白。她们说我是她们的“圣诞节”。

那是在说，我被接纳了。

我想给她们一点钱表示感谢。她们拒绝了。她们只想要一个拥抱。还有几句卡拉布里亚方言，好让彼此觉得更近一些。

在那里，我明白了真正的礼物的价值：那些买不到、也卖不掉的东西。

向导的告别

三天后，向导来了。她和三个女人谈了一个小时。我在外面。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那不关我的事。那是她们的语言，她们的世界，她们的法则。

在集装箱里，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向导走了进来。好奇。直接。北欧式的。她紧紧抱住我。她吻了我。她的皮肤白得像牛奶。她的眼睛蓝得像八月的天空。

她求我带她走。为了离开那个世界，她什么都愿意做。

我恭敬地笑了笑。我不能。我不该。

我只给她留下一个承诺：“如果你需要什么，给我写信。我会帮你。”她连钱都拒绝了。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却很孤独。一种远远看不出来的孤独。一种寒冷不会原谅的孤独。

回家

我们去接Nino。他激动极了。他不想回去。但我和他妻子有约在先。

他把他的三天讲给每一个人听。我一言不发。我从来不跟男人分享任何东西。只跟纸分享。

于是，当Nino回到他的世界时，我已经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另一个目的地。另一场相遇。

欢迎。

尾声

北方不会带走你：它改变你。而且它从不

把完整的你还回来。男人来到北极，寻找光、寂静、照片、梦想。女人留下来，为了活下去。

男人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女人对她们经历过的东西保持沉默。

男人回去了。女人留下来。她们留在寒冷里，留在雪的日子里，留在没人听见的沉默里。她们留下来，支撑那些从不颂扬她们的群落。她们留下来，保护孩子、老人、陌生人。她们留下来，无人看见。

我从那里只带走了一段记忆：一个美丽的、美得不可思议的女人，却孤身一人。不是浪漫意义上的孤独。是人的意义上的。是悲剧意义上的。

反思

北方杀死的不是身体。它杀死的是存在。剩下的只有白色：一个女人同时活着又消失的地方。

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因为极端的地方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穿行其间的人，没有保持沉默的奢侈。

我不会。我不会。我的土地生下了我，而世界其余的地方迎接我，不是把我当作客人，而是当作家人。

从北方绝对的白色里，我降落到美国绝对的混乱之中。

美利坚合众国

不可能的任务

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十八年，会给你一样世界上任何别的公司都给不了的东西：一种工作文化，一套流程，一个清晰的使命，还有一套价值体系——它们不是理论，而是每天的实践。他们不向你解释这些；他们在你身上把它们建起来。而且不征求你的同意。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有人给了我一份我从未想象过的工作。不是升职。不是调动。是一场实验。

一个保密项目，为了在美国境内验证一种人际关系模式而设立。他们挑选的不是经理，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培训师。他们挑选的是拥有某种真实世界经验的人。我的名字出现了——尽管我做了十八年销售。他们看的不是职位：他们看的是头脑。

这项测试解释起来很简单，完成起来却极其困难：

一年之内走遍美国50个州，城市由我自己选，每个地方至少待一个星期。

最后两周是强制休假。所有费用由他们承担。我只需要生活、观察、理解，每个星期一交一份报告。一份有人味的、干脆的、精确的记述。

我签了合同。我通知了家里。家里什么都没问。他们只想知道每个月的补给到了没有。我即将面对美国的一整年。他们，和往常一样，面对的是下个月。

为了稳妥起见，我的工资直接打进我在意大利的银行账户。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别干蠢事。用你手里有的过日子。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

直到十五年后，我才拿到我当年的原始报告、那些分析，以及他们收集的关于我的材料。这本书就是从那里诞生的。我获准出版它，条件只有一个：永远不说出委托这项工作的公司的名字。

这不重要。这个故事讲的不是标志。它讲的是一个男人，身处一个除非亲身经历、否则不可能理解的国家。

从最远的地方出发？

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从边缘出发，而不是从中心。理由很简单，有两个：

1. 我刚开始这场实验：头脑最清醒，注意力最集中。
2. 从极端出发，我可以修正路线，干净利落地走完全程。

我不需要从波士顿或芝加哥开始。我得从一条边界开始。从一个只在纸面上属于美国的地方开始。

我选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与世隔绝。只能坐船或坐飞机到达。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出发的完美地点。

优化资源

出发之前，我做了一件美国人首先会尊重的事：我像一个专业人士那样安排自己，而不是像一个游客。

我打电话给三家最热门的航空公司，就是国内航线网络最大的那几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就以六折买下了一本五十张的国内航班票册。

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天数限制。没有任何约束。只有一个条件：一年之内用完。

我对连锁酒店、Uber出租车和租车公司也如法炮制，然后认真做了一份行程表：各个站点、方式，但不写时间。

我准备好了。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第一个信号是，我知道怎么移动。美国奖励行动的人，而不是等待的人。

公司看到这笔交易时，做了美国文化一贯会做的事：他们核查了可靠性。

我能不能应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动？我能不能处理意外、距离和紧急情况？我是不是独立的？

正因为如此，出发之前，我又落实了一个关键细节：

我确保我的信用卡每月至少有100,000美元的额度。

这笔钱不是用来花的。它是用来证明我们管得住它。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没有自主，你就没有自由。如果你没有自由，你就无法被评估。

从那一刻起，这个项目不再是一项任务。它是一项使命。

现在，真正的旅程开始了

阿拉斯加属于美国，只是在地理上。它是另一个世界。

那是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是报案永远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是城市不过是野蛮大陆中央几座文明孤岛的地方。

朱诺是我的第一场考验：一座没有任何公路与国家其他地方相连的首府。一块感觉不像美国的美国。

在这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这趟旅程不会是地理上的。它会是人的旅程。

第一组 (第一卷)

亚拉巴马、阿拉斯加、亚利桑那、阿肯色、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康涅狄格、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

第二组 (第二卷)

夏威夷、爱达荷、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艾奥瓦、堪萨斯、肯塔基、路易斯安那、缅因、马里兰

第三组 (第三卷)

马萨诸塞、密歇根、明尼苏达、密西西比、密苏里、蒙大拿、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新罕布什尔、新泽西、新墨西哥

第四组 (第四卷)

纽约、华盛顿

第五组 (第五卷)

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俄亥俄、俄克拉何马、俄勒冈、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南卡罗来纳

第六组 (第六卷)

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犹他州——佛蒙特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怀俄明州

北卡罗来纳州

北卡罗来纳是一个在两条轨道上生活的州。一边是“新美国”：大学科研、科技、初创公司、医生、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现代的、不断成长的城市。另一边是“老美国”：贫穷的乡村；孤立的社区；沉重的传统；体力劳动；遥远的医疗；依然僵硬的角色。它们并不共存。它们互相无视。女人在这里消失的方式，取决于她出生在哪里：；在现代里，因为压力和竞争；在乡村里，因为孤立和传统；在中等城市里，因为低薪的工作和服务的匮乏；在历史悠久的黑人社区里，因为一场双重的斗争：种族的和性别的。

北卡罗来纳表面上彬彬有礼，细节里却凶狠无情。

研究三角园的女人——33岁

Sara是一家初创公司的数据分析师。勤奋，聪明，准备充分，她工作的环境把自己包装成进步的、“欧洲式的”、现代的。

真相是：工时漫长；期望无尽；目标每周都变；年轻的经理把人耗尽而浑然不觉；女人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一半的认可。

Sara读书，投入了多年，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时间。而现在她身处一个在同一天里为她鼓掌又把她耗尽的体系。

她的缺席是职业上的：她对建设未来不可或缺，却没有任何关系网保护她。

乡村女人——49岁

离现代一百公里，有另一个北卡罗来纳。相隔遥远的房子，烟草田和大豆田，漫长的冬天，酷烈的夏天。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什么都没有街道。

Linda住在这样的地区。她在当地一家商店做兼职。做什么都要跑好几英里：看医生、去药店、上学、去银行。她的一天全压在她肩上：孩子、家、老人、工作、杂事、她独自解决的紧急情况。

她不能选择。她不能改变。她无法打破这些里程强加给她的日常。

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她住得太远，远得没人看得见。

中等城市的非裔美国女人——

38岁 Kim在夏洛特的一家呼叫中心工作。她和话术脚本、计时器、指标打交道，还有监视每一次休息的主管。

她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位母亲要照顾。城市在成长，公司在到来，摩天大楼在升起。但真正的机会并没有来到她面前。

北卡罗来纳谈论发展，可这发展从黑人社区上空掠过，从不停留。

Kim扛着：耗尽情感的工作；孩子的学业；每天的疲惫；上涨的开销；一种并不真正存在的社会流动。

她的缺席是种族的，也是经济的：她是这座城市的支柱，却从未升到顶端。

海岸的女人——41岁

Tanya住在海边。大海很美，房子整洁，旅游业兴旺。但真实的生活是另一回事。

在一家度假村工作：客房、洗衣、清洁、接待游客、漫长的班次、低廉的工资

夏天忙不过来。冬天是沉默，和永远对不上的账。

北卡罗来纳的海岸很上镜，但它靠的是女人们的辛劳，而她们永远见不到那份富足。

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一切都围着旅游业转，但支撑它的人得不到应得的东西。

尾声——北卡罗来纳州

北卡罗来纳是一个被相距太远的力量撕裂的州。女人们处处都在付出代价：在许诺机会却不给支持的科技行业里，在使人孤立的乡村里，在只增长不接纳的城市里，在靠短暂而艰辛的旺季过活的海岸上。

这是一种既现代又古老的抹除。女人是这个州每一个角落的驱动力，但这个州只把她们当作一种必要的存在。

反思——北卡罗来纳州

这一卷里的每个州都描绘了一种不同形式的缺席。北卡罗来纳展示的，是由内部距离产生的缺席：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新旧之间、这个州所许诺的和它所给予的之间的鸿沟。

女人总是活在中间。她是连接那些彼此不说话的世界上那条线。正因为她把一切维系在一起，才没有人把她放在中心。

这一章就是要毫无滤镜地说出来：现代本身不会解放任何人。我们需要承认那些真正支撑着它的人。

北达科他州

北达科他是一片不留情的土地。极端的冬天，割裂皮肤的风，漫长空旷的道路，偏远的小镇，看不见的原住民社区，还有主宰着风景

的油田。

这是一个女人生活在两股对立力量之间的州：发号施令的自然，和一成不变的社会。

这是一个奖励忍耐多于幸福的地方。在这种逻辑里，女人消失在日常的细节里：在低薪的工作里；在地理的孤独里；在服务的匮乏里；在严苛的家庭角色里；在孤立的社区里；在男性主导的经济强加的节奏里。

北达科他并不坏。它是粗粝的。而在它的粗粝里，许多女人被无声地吞没。

油井平台的女人——35岁

Jessica住在威利斯顿，那座石油之城。她在一座工厂做协调员。她是一处男性主导的设施里为数不多的女人之一，那里有繁重的班次、巨大的卡车、车间和不断的噪音。

每一天都是一场考验：不合时宜的玩笑；无用的评论；你必须付出十倍才能赢得的尊重；工作的风险；零隐私。

薪水不错，但人的代价巨大。她没有真正的朋友。她没有稳定的感情。她没有支持的网络。

她的缺席是社会上的：被男人包围，却孤身一人。

原住民女人——40岁

北达科他的许多原住民社区被人遗忘地生活着。住房稀缺，机会匮乏，学校薄弱，医院遥远。原住民女人背负着一份这个州从未治愈的创伤遗产。

Alana有四个孩子。她在一个社区中心做兼职。她的民族的历史写在每一个地方：写在他们的脸上，写在他们的沉默里，写在他们的缺席里。

问题从未间断：失业；普遍的成瘾；几乎不存在的州政府支持；脆弱的基础设施；社会性的抑郁。

她的缺席是历史的、结构性的：文化很强大，但当下无视它。

小镇的女人——50岁

北达科他是由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镇组成的。五条路，一所学校，一座教堂，一个加油站。

Karen住在其中一个。她在一家小杂货店工作。每天她看见同样的人、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对话。

要找一家医院，得开一个小时的车。要找一份不同的工作，还要更远。要找到一点点哪怕稍微新鲜的东西，得开两个小时。

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她没有别的选择。她的生活由她所住的地方决定。

农业边疆的女人——47

岁

Megan住在这个州农业最集中的地区。无边的田野，拖拉机，庄稼，下得太早的雪。

在农场干活：牲畜、农具、畜棚、维修、账目、做饭、家庭、永远要应付的紧急情况。

这里的农场女人扛着的，比她看上去的还要多一倍不止。双臂、头脑、管理、脊梁。可这一切都被说成是“农场帮手”。

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她什么都做，却从未被承认为经济的核心部分。

尾声——北达科他州

北达科他是一个不提供保护的州。它要求力量，要求抵抗，要求耐心。女人用全部的投入回应它，但这个州不回应她。

从油井平台到原住民保留地，从小村庄到孤立的农场，女人们并没有消失，她们被这片土地吸收了，仿佛她们的存在理所当然。

反思——北达科他州

每一种缺席都有原因。在北达科他，原因就是土地本身：辽阔、严酷、偏远、低效，经济上是男性的，变化上是迟缓的。

女人生活在一片容不下脆弱的风景区里，生活在一个把她的辛劳视为风景中必然一部分的社会里。

她看不见，不是因为她没有价值：她看不见，是因为这里的土地比人更大。

这一章就是要提醒我们：坚强不是一种选择。在有些地方，它是唯一的选项。

俄亥俄州

俄亥俄是沉默的美国的一面镜子。这是一个由崩塌的工业城市、没有方向的郊区、空洞的家庭、出逃的年轻人和再也保证不了任何东西的工作组成的州。这是一片曾经生产一切、如今只生产期待的土地：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机会，期待一种缓慢挪动、近乎停滞的改变。

这里的女人维系着本该由州政府支撑的部分：破碎的家庭、不稳定的收入、被毒品伤害的社区、摇摇欲坠的房子、苦苦挣扎的学校、饱和的社会服务。

俄亥俄不会杀死女人。它让她喘不过气。慢慢地，无声地，每天一点点。

岁

Michelle住在克利夫兰，一个曾经工作繁忙的街区。她的父亲在工厂干活。她的祖父也是。后来一切都变了：搬迁、关厂、破产。

现在她在一家超市工作：班次不定，工资低，没有保障。每个月她都得做外科手术般精确的计算，才能避免破产。

房子老旧，街区脆弱，机会很少。

她的缺席是经济的，也是代际的：她生活在整个工业身份崩塌的那个确切的点上，那场崩塌带走了那些无法选择另一种未来的女人。

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养家的女人

——38岁 俄亥俄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中心之一。制药公司、纵容的医生、脆弱的社区：一场缓慢的爆炸，毁掉了一个又一个家庭。

Emily住在代顿。三年前，她的丈夫死于吸毒过量。她有两个孩子，在一家诊所做接待员。每天她都看见熟悉的面孔：绝望的母亲，破碎的年轻人，没能挺过来的父亲。

俄亥俄谈论的是“阿片类药物危机”。她谈论的是缺席：一个失去的男人，一个破碎的家庭，一副完全落在她肩上的重担。

她的缺席是情感的，也是社会的：她让孩子留在家，让工作维持下去，而制造了这个问题的体系却什么也不做去解决它。

贫穷的白人郊区女人——28岁

Samantha住在一个仿佛从一部沉闷电影里走出来的郊区：

Walmart、加油站、预制房屋、快餐店、无边无际的停车场。

她在一家McDonald's工作。重复的班次，机械的动作，烦躁的顾客，每个月都换的管理层。她挣的钱够活下去，却永远不够成长。

她的母亲不再工作。她的伴侣时有时无。她有梦想，却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里。她的缺席是群体性的：她周围都是处境相同的人，而这让她的努力变得更加看不见。

对太多人来说这是常态的东西，没有人看得见。

农业地区的女人——54岁

城市之外，有一个靠农业、小规模畜牧和体力劳动生活的俄亥俄。在这里，女人照管一切：账目、牲畜、庄稼、孩子、老人和家。

Linda住在兰开斯特附近的一座农场。她的孩子都长大了，丈夫在外面工作，她留下来，打理土地所需要的一切。

她一周工作七天，无论炎热、寒冷、下雨还是下雪。没有休息日。没有心灵的喘息。没有认可。

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农业女人“撑得住”。是的，她撑住了。但代价永远是她的。

尾声——俄亥俄州

俄亥俄是一个被夺走了很多的州，它也学会了从最没有发言权的人那里夺走东西。

这里的女人不求奇迹。她们求的是稳定、保护、真正的机会。她们得到的只是碎片。

从衰落的工业城市到被阿片类药物侵蚀的街区，到没有未来的白人郊区，到从不休息的农田，女人们维系着这个州不再支撑的一切。

反思——俄亥俄州

俄亥俄女性的缺席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它是所有断裂叠加的结果：经济的、社会的、健康的、家庭的、社区的。

在这里，女人生活在俄亥俄曾经的样子和它再也无法成为的样子之间的裂缝里。

这是一种不发出任何声响的缺席，因为它已经成了常态。

而这些篇章的任务恰恰就是：让看不见的被看见，给那些支撑一切却从未被提及名字的人一张脸。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生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持续的张力里。这是一个充满土地、风、教堂、乡村社区、正在转型的中等城市，以及一份州政府只承认了一半的原住民遗产的州。这是一片被各种风暴反复击打的土地：经济的、气候的、社会的、文化的。

而每一场风暴总是落在同一副肩膀上：女人的肩膀。

在俄克拉何马，女人被砌进僵硬的角色里，被普遍的贫困压垮，被一种大谈家庭却很少谈真正保护的宗教变得看不见。这是一个靠抵抗而兴旺的州，而女人是它最磨损的支柱。

圣经带的女人——32岁

Hannah出生在一个一切早已注定的世界里：怎么穿，怎么说，怎么做，信什么，避开什么。

家庭、社区、教会：三个界定她人生的同心圆。

她有丈夫，两个孩子，一座朴素的房子。她的一天由这些标记：孩子的学校、买菜、教会、义务的志愿工作、家庭责任、零心理空间。

她不能表达怀疑。她不能真正地选择。她无法离开笼子，而不被当作社区的叛徒来审判。

她的缺席是文化的，也是精神的：她始终在场，但只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原住民女人——45岁

俄克拉何马拥有全国最大的美洲原住民人口之一。但文化与富足之间的鸿沟巨大。

Kayla是切罗基族的一员。她在一个文化中心工作。她让语言、传统、仪式和故事延续下去。

然而在那个世界之外，现实很严酷：经费不足的学校；脆弱的医疗；普遍的成瘾；薪水微薄的工作；隐蔽而持续的歧视。她支撑着社区、家庭和身份。却没有人像她应得的那样保护她。

她的缺席是历史性的：这个州在原住民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把他们丢在一边。

龙卷风灾区的女人——39岁

俄克拉何马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严重的州之一。它每年都可能发生，每个季节都可能。而一旦发生，它会把一切夷为平地。

Rachel住在一个屡次受灾的地区。她这辈子失去过两座房子：一次在童年，一次在成年。

她是一名教师。每年她都得训练学生做演练：躲藏，保护自己，无视恐惧的声音。

她的生活由一次次重建组成：房子的重建，日常的重建，稳定的重建。

她的缺席是气候性的：这里是大自然说了算，而承担后果的永远是家庭，也就是女人。

低收入的女人——29岁

Brooklyn——这是当地一个常见的名字，不是城市——住在塔尔萨的一个郊区。老房子，破烂的路，想来才来的公交车。

她在一家快餐店工作。分段的班次，临时变动的排班，最低的工资。她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托儿所比她的工资还贵。她只有两个选择：把孩子交给一个她不信任的人，或者丢掉工作。她的世界由这些组成：逾期的账单；食品券；奔波；持续的焦虑；小小的、却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她的缺席是经济的，也是体制的：俄克拉何马推着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往前走，把出生在这些郊区的人甩在后面。

尾声——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州，却是最难生活的地方之一。

女人是三股巨大力量的囚徒：困住她们的宗教、榨干她们的贫困、摧毁她们的气候。

每一次重建，每一次救援，每一种脆弱的平衡，都要经过她。但这个州很少回馈任何东西。

反思——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女性的缺席，源于一种危险的混合：强大的传统、顽固的贫困、看不见的原住民身份，以及一个不留情的自然。

在这里，女人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矛盾里：不可或缺，却被无视。

这一章清楚地证明了一件事：苦难不是正义。抵抗不是自由。生存不是进步。

而在俄克拉何马，太多时候，女人不是在生活：她们是在抵抗。

俄勒冈州

俄勒冈靠着美国最隐蔽的矛盾而存在：一个干净、绿色、自由派的形象，对游客和政治竞选来说完美无缺，以及一个布满深深裂痕的社会现实。

波特兰被誉为进步城市，同时也是无家可归、成瘾、心理健康危机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巨大中心。波特兰之外，俄勒冈是正在变化的孤立乡村，极度贫困的白人社区，不稳定的工作，极少的资源，以及潜伏的紧张。

这里的女人消失，不是因为缺少角色，而是因为负担过重：

单一收入的家庭、对伴侣的依赖、服务的匮乏、地理的孤立、不稳定的工作、过高的开销、缺乏真正的保护

俄勒冈看起来很美，生活起来却很艰难。

波特兰的女人——29岁

Julia住在波特兰的东区。她在一家健康食品店工作，勉强付得起房租，和另外两个人合住一栋房子。

波特兰把自己展示为一座“开放、敏感、有社会关怀”的城市，但真相由这些组成：满是无家可归者的街道；处处可见的心理健康危机；堵塞的服务；低薪的工作；不断上涨的房租。Julia是这座城市拿来当作其“青春精神”象征的人之一，却把她当作一个无名的数字来对待。

她的缺席是社会上的：她在所有的讨论里无处不在，在所有的解决方案里却无处可寻。

餐饮业的移民女人——

34岁 Rosa从危地马拉来。她在一家餐馆的厨房工作，那里永远忙碌，永远嘈杂，永远紧绷。

一天十小时，一周六天。低工资，没有保险，不停的汗水、高温和噪音。

很多男同事以为他们想怎么开玩笑就怎么开玩笑。他们不是出于恶意；他们是出于无知和传统。但这压在她身上。她被那些评论、目光和粗俗的玩笑消耗着。

工作之外，她给亲人寄钱。工作之内，她让一切维持运转。

她的缺席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让整个行业运转起来，却对所有人都是看不见的。

乡村女人——52岁

在俄勒冈东部，有些小镇仿佛停在了1985年。房子很少，路很长，冬天严酷，手机信号时有时无。

Karen住在其中一个。她有一座小农场，几头牲畜，还在一家店里打一份零工。她什么都自己做。需要看医生时，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需要任何服务时，得提前好几天预约。出了什么事时，身边没有任何人。

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她住得离世界很远，而这并不是她的选择。

支撑一个被毁掉的家庭的女人：毁于

成瘾——43岁 俄勒冈是成瘾率最高的州之一。阿片类药物、冰毒、酒精。一场永不停止的缓慢雪崩。

Tessa有一个如今已经迷失的伴侣。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份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每天她都得保护孩子，应付一个她再也认不出的男人，把账目维持住，还要对抗一个不提供任何解决办法的体系。

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社会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危机”，但对在家里经历这一切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改变。

尾声——俄勒冈州

俄勒冈是一个很会宣传自己、却不太会保护自己的州。

女人生活在两个极端之间：一种审美化的进步主义；一种咄咄逼人的社会现实。

是她承受着不平等的冲击，是她支撑着脆弱的家庭，是她在受剥削最深的行业里工作，是她支撑着被政治遗忘的社区。

俄勒冈的美丽不足以拯救它。

反思——俄勒冈州

俄勒冈女性的缺席源于一个赤裸的真相：光说自己现代，并不足以真的现代。

这里的女人付出三重代价：生活成本、不稳定的工作、社会与地理的孤立。

这是一种并非源于直接冲突、而是源于普遍冷漠的缺席。

这一章说得很清楚：在森林、群山和完美的湖泊背后，有一个运转不灵的美国。而这一切完全压在女人身上。

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是美国最分裂的州之一。一边是大城市——费城和匹兹堡——浸透着历史、不平等、未完成的复兴，以及依然带着未愈伤疤的社区。另一边是乡村而保守的腹地，农场，关闭的矿井，停滞的小镇，还有老派的心态。

在这里，女人以四种方式消失：在贫穷的郊区；在被暴力烙上印记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在停滞的乡村；在消耗她们的现代城市。

宾夕法尼亚是一个不原谅生来一无所有的人的州。而女人，一如既往，是付出最高代价的人。

费城贫穷郊区的女人

——34岁 Shan住在北费城。那是一个艰难的街区，学校苦苦支撑，街上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能感到紧张。

她在一家折扣店工作。她有一个六岁的女儿。每天早上，她送女儿上学，心里混合着希望和恐惧：希望她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恐惧这个街区会把她吞没。

工资低，开销高，服务不足。这座城市庆祝它的“复兴”，但复兴从未来到她家门口。

她的缺席是城市性的：她生活在城市决定谁值得关注、谁不值得的那个确切的点上。

匹兹堡铁锈地带的女人——48岁

匹兹堡变成了“科技的”、“大学的”、“创新的”。但工人阶级的城市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搬到了郊区，那里没有人看。

Linda曾是一名焊工。工厂关门后，她只找到了兼职工作：超市、清洁、服务业。

经济转型奖励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是像她这样的女人。

她的缺席是工业性的：新的城市没有给那些建造了旧城市的人留出位置。

乡村女人——55岁

城市之外，宾夕法尼亚是另一个国度：山丘、农场、小小的城镇、遍地的教堂，一种几代人没有变过的心态。

Mary在这里长大。她有一座房子，一块地，一个时不时干点活的丈夫，还有已经长大的孩子。

她什么都做：家务、牲畜、账单、做饭、照顾老人、充当家庭之间的桥梁。

她受人尊敬，当然。但那是作为一种功能，而不是作为一个人。

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角色都早已写好。

阿伦敦的移民女人——37岁

阿伦敦满是拉丁裔、非洲裔、阿拉伯裔和亚裔移民。经济依赖着他们。

Rime在一家工厂上早班。她的丈夫上夜班。他们一天只能见上几个小时。

工资永远不够，活是体力活，流水线嘈杂而无情。

她说两种语言，养三个孩子，必要时上双班。她的缺席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她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对做决定的人来说，她并不存在。

尾声——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是一个活在中间的州：一半现代，一半停滞，一半富裕，一半贫穷，一半进步，一半困在过去。

女人生活在裂缝里。她们维系着一切正在崩塌的东西：家庭、学校、街区、脆弱的经济。

但这个体系把她当作配角，从来不是主角。

反思——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女性的缺席源于内部的距离：这个州曾经的样子和它想要成为的样子之间的距离。

大城市消耗，乡村萎缩，中间的经济放手不管。

女人最终被挤压在中间，那里没有人真正去看。

这一章说得很清楚：疲惫不是某一天的紧急情况，它是成千上万女人每天的常态。

罗得岛州

罗得岛是美国一切运转之物和一切破碎之物的缩影：昂贵的海滨城市、贫穷的郊区、消失的工业、庞大的移民社区、有限的服务、刺眼的社会反差。

普罗维登斯是它的中心：文化的、学术的、艺术的中心。但在大学旁边，是东部最被低估的城市贫困之一。城市之外，小镇靠着微薄的工作、季节性的海上营生，以及一去不返的工业勉强维生。

这里的女人因挤压而消失：

一切都太贵，一切都太近，一切都太小，小得无处可逃。

普罗维登斯的拉丁裔女人——30岁

Marisol住在南区，这座城市最贫穷的街区之一。她凌晨打扫办公室，夜里打扫餐馆。两份工作，没有保障。

普罗维登斯喜欢称自己为“创意之城”。对她来说，创意只是意味着勉强维持生计。

她没有保险。她没有假期。她没有余地。

她的缺席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她干的活抵得上三个人，但对州政府来说，她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半工半读的女人——22岁

布朗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但那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经历的是一个不同的罗得岛。

Rachel学社会学，在图书馆工作，周末当酒保，和别人合租一间贵得离谱的单间公寓。

她聪明、能干、坚定，但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学业、工作、债务、不确定的未来。

她的缺席是学术上的：大学颂扬多元，却不保护那些把学业和生存捆在一起的人。

季节性海岸的女人——41岁

纽波特对来访的人来说很美。对一年到头住在那里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

Tanya夏天在港口的一家餐馆工作。冬天，她找任何能找到的活：商店、清洁、小合同。

富有的游客，贫穷的居民。

她的缺席是季节性的：三个月里她不可或缺，另外九个月里她看不见。

小镇的女人——54岁

普罗维登斯之外，是一个被遗忘的罗得岛：老旧的纺织厂，红砖建筑，饱经风霜的街道。Linda在一家工业洗衣厂工作。重复的动作，滚烫的蒸汽，没完没了的班次。

工资最低，活很苦，未来一成不变。

她的缺席是工业性的：她在一个永不复返的经济过去的阴影里工作。

尾声——罗得岛州

罗得岛很小，但它的问题巨大：高房租，低工资，有限的机会。

女人们被这一切压垮。永远在第一线，从未被保护。

反思——罗得岛州

这里女性的缺席源于一个悖论：一个小小的州，却保护不了任何人。

这是一种由微小空间和微小机会组成的缺席：太小，爬不上去；太窄，逃不出去。

而在这些令人窒息的空间里，女人们支撑着一整个州，而这个州把她们当作风景的一部分。

南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是一个反差鲜明的州：完美的海滩和极端的贫困，殖民历史和依然贫困的黑人社区，成长中的城市和停滞的郊区，明信片般的旅游业和低薪的工作。这是女人承受最重负担的地方之一，夹

在传统、宗教、家庭、高得吓人的开销和糟糕的服务之间。这也是女性的自由至今仍被争论、被限制、被控制的地方之一。

南卡罗来纳在需要的时候穿得体面，但它的脊梁是由没有人看见的女人撑起来的。

低地的非裔美国女人——36

岁

Amina住在查尔斯顿，一个Gullah Geechee社区。她承载着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一段关于奴役、抵抗以及不顾一切保留下来的身份的历史。

她在市中心一家面向游客的餐馆工作。她把受她的文化启发的菜肴端给那些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

她是母亲，是女儿，也是劳动者。她上很长的班，挣的工资在这座城市算高，可要在这里生活却算低，因为查尔斯顿对生在这里的人来说已经变得太贵了。

她的缺席是历史的，也是城市的：这里黑人的历史是一切的基础，却始终被排除在官方叙事之外。

保守南方的白人女人——42

岁

Megan住在安德森和格林伍德之间的乡村地区。她的家庭很保守，教会是中心，社区是封闭的。在这里，规矩不是写下来的，却比法律更严。她的丈夫在建筑业工作，她在一家百货商店当收银员。

每一个选择都要掂量：怎么穿，说什么，想什么。离婚被视为丑闻。不生孩子是罪。要求自主是“缺乏信仰”。

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她活在一个由别人决定的角色里，而改变它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默特尔比奇的旅游业女人——29岁

Jamie在海边的一家酒店工作。夏天在前台，冬天做清洁，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默特尔比奇对来访的人来说像天堂，对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却是一只笼子：低工资，高房租，完全的季节性，零稳定。

Jamie住在一间小小的合租公寓里。她一周工作六天。而当旺季结束，她只能祈祷来一个温和的冬天。

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一切都围着游客转；没有什么围着居民转。

没有保险的女人——55岁

南卡罗来纳是获得医疗最少的州之一。许多工作的女人没有保险。许多人放弃了必要的治疗。Linda在一家诊所做清洁工。她每天从内部看着医疗，却负担不起自己的医疗。

她的双手有慢性疼痛，但她不能停下来。她害怕做体检，因为她知道自己负担不起治疗。

她的缺席是一个健康问题：她围着别人的治疗工作，却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治疗。

尾声——南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是一个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看得见的财富与隐藏的贫困之间持续张力里的州。

女人为所有的矛盾买单：僵化的宗教、封闭的角色、剥削性的旅游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无法获得的医疗、过低的工资。

她是一根承重的柱子，却被当作一件小小的装饰。

反思——南卡罗来纳州

在这里，女性的缺席源于这些因素的完美交织：沉重的历史、占主导地位宗教，以及脆弱的经济。

女人被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过去限制她们，现在消耗她们，而未来没有保证。

这一章就是要揭露赤裸的真相：南卡罗来纳慢，不是因为它想慢。它慢，是因为它不想改变。而为这种不作为买单的，永远是女人。

Ferdinando Frega